■官方微博:@焦作日报(新浪、腾讯)■新闻热线:8797000■编辑:刘振毅 | 校对:张晓青 | 组版:张 震

欲望山河

□刘金忠

中原

古时,中原就是天下
一望无际的大平原
被割了一刀又一刀
看不见时间的锋刃
只见一道伤口
黄河般蜿蜒曲折

只说是一只鹿
以梅花的速度
跑不过飞箭和子弹
只说鹿角翘起山峰
砧板上刀光剑影
土层深处,是不碎的秦砖汉瓦

都说逐鹿中原
逐鹿者逐成了泥土
每一块石头,每一棵草
都自作惊弓之鸟
比黄河还多的血
肥了两岸的滚滚麦浪

恁多的古都
也只剩下几座荒冢,埋着
帝王的哀叹,公主的风筝
在汉字的缝隙间,活着
一代代土里刨食的人们

你争我夺,你死我活
尸骨上的江山
沾满血腥和灵魂的污垢
不过是一场场烟云
一阵风,就散尽了

终究鹿死谁手?
只有这片无言的土地
是最后的王者,一只不死的鹿
回首间,在意味深长地微笑

这就是中原
英雄、粮仓、丰腴的女人和青铜
唐诗宋词的瑰丽
一册尘封的历史
任你批阅万年

黄河古渡口

隔着秦汉的旌旗
隔着唐宋的珠帘
我看不到对岸

没有帆影
没有木船
没有橹和桨
也没有船夫的号子
一切声音与景物
都被一丛芦苇遮挡

只能看见水,黄河水
还是千万年前一样浑黄
浑黄得像历尽沧桑的宣纸
上面写满汉字
写满岁月的苍茫

是谁的皮肤?波纹状
不再被战马践踏
不再被泅渡将士的青铜剑划破
一只孤独的芦雁
在当年的号角声之上舞蹈
把深秋闪在一边

该是一条多么大的船
才能摆渡数千年的苦难
暮色合围的渡口
河水无言
苇花无言

上流的高速公路大桥上
车流如水
将沉入水底的人喧马嘶
掀起,载向遥远

咀嚼月光

披着月光的白马
也被染成了银色
它咀嚼青草,也咀嚼月光
发出银质的响声

这是月夜最美的音乐
马将头俯下,牙齿错动
咀嚼无尽的岁月
也咀嚼着四野虫鸣

夜草是属于马的
月光也属于马
躺在大青石上的我
把梦也交给了马
梦,也被那匹马
咀嚼成银色的

马,站在月光下
它用月光洗浴
它没有睡,它在咀嚼
它咀嚼的时候
知道青草里有月光的味道
月光里也有青草的味道

就像我,闻着马身上
汗渍和草粪的味道
就知道身后那座老屋的味道

马睡觉也不会倒下
只是站在那里,把头略微垂下
埋进无边的月光

看遍了星空,没有发现哪里比母亲的容颜灿烂;踏遍了土地,没有发现哪里比母亲的胸怀宽厚。虽然每年只有一个母亲节,但母亲的爱会温暖我们一生。

——题记

红棉袄

□吕秀芳

浮云游子意,缕缕慈母情,针线百重结,丝丝真情来。每当我抚摸着母亲为我做的红棉袄,心中总会掀起层层波澜,情感的浪潮在空旷而又狭窄的心房中一浪高一浪涌来,一浪推一浪退去,最终将我孤零零地抛在了荒滩大漠中,任孤雁的泣鸣,敲琢着我心中最脆弱的禁区,使一个失去母爱的游子刚刚结痂的伤口重又鲜血淋漓、血肉模糊。血滴落在红棉袄上,幻化成一朵朵啼血的红梅,泊在我记忆的港口。

母亲年轻时做得一手好针线活,这在我们那个军区大院是出了名的。无论是谁家娶媳妇、嫁闺女,都要把母亲请去帮助缝制新棉袄。而母亲不管其职务高低,也不管关系远近,总是有求必应,竭尽全力而为之。这类活儿往往是赶着做的。白天母亲忙家务,夜里便开始了劳作。记得那时,母亲总是左手拿一把木尺,右手握一块划衣粉,左量量右比比,反反复复,不厌其烦,为的是尽可能布尽其用,省去不必要的浪费,絮上棉花后,又是揣摸再三,尽可能使棉花絮得匀称。那时,人们讲究新娘子的棉袄要手工缝制的。尽管家里有缝纫机,可母亲总是一针一线细心地缝。通常,一件新棉袄,母亲总要熬上两三夜才能完成。剩下的碎布头,也舍不得扔掉,总要多盘几枚扣子,送给人家以备用。每次做棉袄时,母亲都是全身心地投入,那一针一线的执着,飞针走线的愉悦,是她对生命的一次独特诠释,对生活的一种深邃的哲思。由于母亲活儿做得精细,且又精打细算处处为他人着想,所以,每次人家办喜事,母亲都要被尊为座上宾。那时,我是多么自豪地为妈妈那双灵巧的大手感到骄傲啊!

母亲一生为多少人缝制过新棉袄已无法计数,我只知道在我周围同龄的孩子当中,我的棉袄拆洗得最勤,一年总是一套厚棉衣、一套薄棉衣。后来,我上了大学,母亲老了,眼也花了,羊毛衫、羽绒衣逐渐代替了棉袄,我们也就再不让母亲劳神费眼地为我们赶做棉袄了。这件红棉袄是母亲去世前特意为我缝制的,那年母亲已经73岁了。棉袄面是母亲年轻时珍存的面料,经过岁月的侵蚀,它已无法和今天的绸料相比,但母亲却执意要用这块面料。母亲的针线做得也大不如从前了,甚至还有几处小小的纰漏,但那一针一线的深情却布满了经经纬纬、角角落落。父亲说,这件棉袄母亲做了大半月才做成。我回家探亲时,母亲看我试穿棉袄,一边不时地说:"好看、好看,像个新媳妇。"一边不住地点头欣赏,神情专注、慈祥,甚至有几分痴迷、几分沉醉。是母亲从女儿的身上又看到了自己当年俊俏的影子?还是母亲为女儿延续了她的生命和希望而感到宽慰?那一刻,母亲那双苍老浑浊的眼中闪现出灿烂的火花,照亮了她那满头的白发、满脸的皱纹,使她那饱经沧桑的脸上显现出圣母般的光辉。一时间,只觉得整个房间祥光满贮,熠熠生辉。

谁会想到这件红棉袄竟成了母亲一生女红生涯中的一个绝版,她记录着母亲勤劳、善良、乐于助人、追求完美、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是母亲灵巧、神奇、智慧的双手的写真。母亲走了,这件红棉袄虽然已窄得无法上身了,可我每年的春秋两季总要把她拿出来晾晒一下,然后用红包袱皮包好,收藏起来。这是母亲留给我最珍贵的一笔财富,是牵系母亲和我的一条精神脐带。人世间,谁也不能替代聆听生命第一声啼哭的母亲在我心中的位置。每当我被浓浓淡淡、深深浅浅的乡情浸染得怅然若失的时候,只要把红棉袄拥在怀中,就像飘浮的云有了栖所,孤苦无助的心便有了归依。我把双手插入棉袄中,通过十指,把所有的苦痛感伤排出体外,让母爱亲情顺着十指,注满全身……

1998年夏季,南方普降罕见暴雨。持续不断的大雨以逼人的气势铺天盖地地压向长江,使长江无须臾喘息之机地经历了自1954年以来最大的洪水。洪水一泻千里,恣意泛滥。全中国人民的心都悬了起来,纷纷捐助衣物援助灾区人民。我深知一生勤劳善良、乐于助人的母亲再不能为人们缝衣御寒了,但九泉之下的母亲如果知道了史无前例的洪水正肆虐地吞噬着我们骨肉同胞的家园,灾区人民缺衣少穿,她定会心急如焚食不甘味辗转难眠的。

为了让母亲的爱得到延伸,也为了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我决定把这件浸满了我们母女真情和挚爱的红棉袄寄给灾区人民。于是,我把"让这件温暖过我的棉袄温暖你的心"这张短笺夹在捐给灾区人民的红棉袄中,我的思念,我的牵挂,我的真情,我的爱也随之融进了这经经纬纬的布纹里、丝丝缕缕的棉絮中。我把母亲对我的爱,我对母亲的情,和我们母女俩对灾区人民的一颗滚烫的心,寄往那洪水肆虐的灾区,让曾经温暖过我的红棉袄,暖热风雨中的一颗心。寄红棉袄的那一刻,我的眼前闪现出这样的镜头:在全国人民手挽手肩并肩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抵御洪水的钢铁长城时,母亲的身影赫然在列。

浪迹天涯路漫漫,斑驳游子泪涟涟。母亲,如果有来世,我愿做您贴心的小棉袄,为您挡风御寒,焐热您那颗孤独的心。

红棉袄,母爱的结晶;红棉袄,真情的汇聚;红棉袄,爱心的延伸……

(本报资料照片)

苦乐童年

□王保成

我记事的时候,已是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了。那个年代,虽然不再饥饿,但贫穷依然是生活的主要印迹,加上母亲长年有病,我们家的日子就有点艰辛。尽管我早早从父亲身上感受到了生活对他的压力,但童年里的快乐依然茁壮生长,无处不在。

我们村紧挨着一个小镇,镇上有公社的供销社,那里也是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们流连的地方。绝大多数的时候,也只是看看,糖果、饼干、玩具枪之类的,遥不可及,但是看看也是一种享受。只有江米桃、核桃一般大小的米糕还是可以想一想的,有时候大人指派来这里打酱油,可以偷偷少打一分钱,一分钱刚好可以买一个江米桃。但这样的事,只能偶尔为之,一旦被父母发现,一顿打骂是断然少不了的。

遥远的梦想并不是不能实现,因为我发现村里家家门前的垃圾堆上可以"淘宝",就是捡些可以回收的废旧东西,然后送到镇上的废品收购站,换些毛毛分分。有那么一段时间,放了学,回到家里,挎上一个破旧的竹篮,从邻居家开始,用铁钩子在一家一家的垃圾堆上扒拉。大队部门前的垃圾堆是我最喜欢去的,因为当时村里唯一的电机、电器修理部就设在大队部院里,那里经常有铝丝、铜丝、钢锯条、三角铁,这些最能换钱。每次我会把捡到的东西倒在堂屋和西屋之间的小胡同里,并且分了类,碎布一堆,塑料布、烂凉鞋一堆,铁、铝、铜也是各安其位。等到积累到一定时候,我会用大点的箩头,和弟弟、妹妹一起抬到小镇的废品收购站。捡垃圾的日子是积攒快乐的日子,大人们都上工了,小伙伴们正在河边地头疯跑疯玩,村子是这样安静,温暖的阳光,照着我的快乐,我的快乐洒满了整个村子。卖废旧的日子,则是对幸福的总动员。供销社柜台里摆放的那些我们向往已久的东西,开始一件一件地走近我。有时候运气好,积攒下更多的钱,我会买上一本两本连环画,或是安坐于清可见底的小河边给鱼虾讲讲故事,或是稳骑在老柿树上对着小鸟扮英雄。

童年的快乐不仅是那点小吃食和小玩具,有幸生长在鱼米之乡,村头村尾,房前屋后,无处不在的河溪渠塘是我们这些顽童的嬉戏天堂。插秧时节,大人们在田里弯腰忙活,我们则在田边的河汊里逮鱼捉虾,这时的鱼虾虽小,却最为鲜美,把它们搅在面糊里,用油摊煎,吃得满身都是那种特有的腥香味。夏天的午后,家长们去休息了,我们却相约着偷偷来到河塘里洗澡戏水。村边的河塘较浅,最深不过胸脯。一两年后学会了"狗刨",就跟着大孩子们趟过几条河来到邻村一个很大很深的"机坑"。起初是在坑边练习跳水、"吃没影",后来就敢在一两个大孩子的保护下横渡近百米长的"大机坑"。有时玩得忘了时间,回到学校已经快放学了,老师对我们起初是罚站,次数多了就让我们叫家长,免不得回家之后一顿暴打。星期天,在为生产队割草挣工分的同时,我们也会在河边的水草丛中找寻螃蟹窝。找到螃蟹窝,先用镰刀把窝扩大,以便能够伸进手去,然后再用小棍试探一下,如果感觉硬硬的,还有反应,那就是螃蟹无疑了;如果软软的,千万别伸手,很有可能里面藏着一条令人又畏又厌的"长虫"。螃蟹壳多肉少,我们并不是太喜欢吃。如果嘴馋了,就会缠着大人到河塘里摸田螺。记得有一次父亲挑着两个箩头,带着我来到村东一个河塘边,他摸我捡,一两个小时不到,我们就收获了两大箩头的田螺。到家里用清水泡了一夜后,用大蒸锅把它们煮熟,再把田螺肉挑出来,切成肉丁,用油、盐热炒,烙上几张玉米面饼卷着吃,那是我童年的无上美味。进入隆冬,河面结冰,我们会打冰吃,过过夏天无钱买棒冰的瘾,在现在看来,那样吃冰很不卫生,但谁也没有因此得过病。河的背阴处结冰很厚,我们就在冰上玩各种游戏,常常是双手冻得通红,而头上却热气腾腾。

童年的游戏很多,很小的时候,跟邻家的姐姐学玩"叉交""抓子"。"叉交"就是用一根漂亮的头绳缠在除大拇指外的八根指头上,然后变幻出各种几何图案;"抓子"就是把6个小石子撒开,挑选一个石子放在右手里,轻轻把手里的石子撂起来,这时右手要迅速抓起撒在地上的5个石子中的一个,再翻过手来张开手掌接住撂起的那个石子,依次抓完接完,再变换抓子的数量,这种游戏的难度就是在抓地上的石子的同时,不能碰到其他石子。年龄稍大后,知道这是女孩的游戏,就不再玩了,扇"方书"、打"皮老尖"、弹琉琉弹、推铁环,就成了我的主要游戏内容。再大了,就跟着十五六岁的孩子学做"火柴枪",就是把几个自行车链环用细铁丝或炮线捆扎好,前面的两个要和后面的几个分开,可以活动,这就是可以发射的"枪管"了,然后把一个铁丝比着"枪管"的长度磨制成"撞针",再挝一个"扳机",依次安装在"枪架"上,最后用一个从自行车内胎上剪下的皮圈连接"枪管"和"撞针",一个火柴枪就做成了。打"火柴枪"时,先把一根火柴塞在枪头上边的眼里,再把几根火柴的磷头部分磕进去,对好枪管,拉上"撞针",扣动"扳机","啪"地一声脆响,火柴棍被击出。其他的游戏像"碰拐拐""挤尿床""藏老闷""指星星过夜"等,常常玩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看场电影就像过年一样,早早地到放电影的地方占个地方,不管电影看过多少次,也是看得津津有味。村里的小青年,不是和女孩子们挤挤抗抗,就是到处抓外村人的军帽,抓了就传给同伴,常常是传好几手,被抓的外村青年,看看周边的几个年轻人,明知是他们所为,可是看他们手中空空,加上个个都是挑衅的眼神,也就敢怒不敢言。当然这些都是那些大孩子们的事,和我们无关。我们看了电影,第二天的课间或是放学后,就是对电影经典部分的回味,一个个连比划带讲述,枪声、炮声响个不停,高喊着什么"我是王成,向我开炮"之类的经典台词,比电影中的角色还要投入。记得那时有一个口吃的同学,常常讲得满头大汗,而且还特别喜欢模仿机枪声,可是他嘴里的机枪,不是点射就是卡壳,把我们笑得肚子都是疼的。

"回忆像个说书的人,用充满乡音的口吻,跳过水坑,绕过小村……"乡下的冬天,常有说书人来村里。说书人的故事,华丽、精彩,让我们知道,历史上曾有那么多神奇的人和事。但在生产队喂养牲口的马坊里,喂牲口老人的故事,常是我的亲人、我的乡邻的传奇,泛黄,就像家里的一张老照片,亲切,但有时光的神秘。很喜欢听鬼故事,又最怕听鬼故事。听了鬼故事,要么半夜回家时被促狭的大孩子惊吓一路,要么就得冒着第二天挨骂的风险,睡在马坊的草棚上。草棚下面,是一排彻夜吃草的牛驴骡马,干草味,豆青味,加上它们的咀嚼声和放屁声,让这冬夜如此温暖。

对童年的回忆,只有快乐会越来越清晰,从而成为我们重新的快乐。因为,童年可以寄托太多的梦想,以及对逝去美好时光的追忆。也许,永葆一颗童心,我们的人生才更有趣味。

听雨轩

□一 念

前日,友来闲聊,问起做不做点事情。我答:一治病,二读书看报,三发呆。发什么呆?家里的阳台还算明亮通畅,阳光充足。在阳台上既可眼观八方看万象,又能自成天地去发呆,何不发呆!

又遇几天来的接连阴雨,在此发呆,看着窗外"天街小雨润如酥"的景象,随得一念:将阳台称之为观雨轩。

整个冬季,未有一场大雪盖地,使得人们都嗅到了空气中漂浮着和扬洒着的干燥味道。更何况急需补水的植物和农作物。然而,今年这个春天毫不吝啬。本来贵如油的春雨,在春日里绵绵不断,淅淅沥沥的雨滴飘忽着滋润大地。他不仅带来了些许清新、许多湿润,还有孕育许久的勃勃生机。人们与大地、植物与作物争先恐后共同享受着金子般的春雨,一个个都像饥饿的孩子拼命地吸吮着母乳,享受着来自大自然的恩赐。大自然也母亲般地敞开胸怀,尽情地耕耘着、泽润着。它不由地"斜风细雨不须归"了。春雨的泽润,荡涤了尘世的污浊,使大地清新起来,让我们呼吸到了林木花草吸吮水分之后散发出来的那种特别的清香;春雨的耕耘,洗刷了树木穿了一冬的"灰衣",使大地变得翠绿,让人们看到了春天所萌发的新的力量和生命。

我静静地独坐阳台,听着雨滴轻轻地摩挲着窗户。雨水慢慢地积多了,形成了串串雨滴,滴滴答答地散落着,形成春雨柔情的落雨声。正是春雨的这般柔情,使我耳边慢慢地、轻轻地渐渐响起班得瑞《玻璃湖畔》那曼妙之音。我似乎也被它牵引着,慢慢地、轻轻地走进了空灵之境。冥冥之中,我看到春雨无私的胸襟拨动着人们的善良,唤醒着人们的热爱,召唤着人世间的和谐。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雨过之后的蓝天白云,使大地变得通透,万物复苏的浓郁叠翠让世间充满生机。看着窗外,我忽然感到观雨轩的"观"不如"听":"观"有点尘世的味道,而"听'则有些禅的感觉了。旋即,附庸风雅地将观雨轩更名为听雨轩了。

杏花松影里的梦

□周淑芳

"不登王莽岭,岂识太行山;天下奇峰聚,何须五岳攀。"

又是人间四月天,我和驴友们同往位于河南辉县的回龙风景区,本是利用周末小憩一下,不想竟邂逅了闻名遐迩的王莽岭,于是,在杏花缤纷、松影婆娑之间,我们便开始追逐它迷茫着神秘传奇色彩的神光了。

沿着九曲连环的山路,我们的车像游走在水草中的鱼,平滑而蜿蜒,自在而惬意,王莽岭的山、树、花、雾,伴着离奇的传说,像一张水墨画一点点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峰回路转,远近高低,在无数变换焦距的兴奋里,混着春风和花香的密语,飘飘然如御风而行的我们,终于把车泊在一个宽阔的地界。抬眼望去,疏疏的林,淡淡的日,蓝蓝的天,靡靡的雾,王莽岭将所有的美呈现在我们面前。不愧有太行至尊的美誉,王莽岭的山,或险、或奇、或秀、或情,雄峰巍峨,峡谷纵横,崖壁峥嵘,岩石嶙峋。传说盘古开天地,派神龟、仙鸵把海中奇珍、天上异宝搬到这里,打造一处人间美景。龟鸵二仙完成使命后看到风景这边独秀,便化成神龟峰和仙鸵峰,永久地留了下来,自时便称龟鸵山。直到西汉末,王莽的龙脉在此出现,才改叫王莽岭。

放眼望去,果见神龟浮于海,仙鸵立于峰,习习的春风荏苒于身、于心,一阵新凉拂面而过,生活的倦怠随风涤荡于山谷,飘散于雾中,只剩下静静的游思,凉凉的墨绿,无论升腾、沉降、弥漫、清透,都变得润泽而绵长,幽远而空旷,沐浴着春阳的鼻翕愉快而清凉。

随行的驴友中有一围棋高手,"方知崖"着实让他流连忘返。据载:2004年4月,韩国资深棋手曹熏铉先生与中国资深棋手、前棋院院长陈祖德先生在此对弈。当天天气很好,春风习习,高天流云,犹如仙山论道。弈毕,陈老心旷神怡,欣然命笔题词:"到了王莽岭,方知世上美"。风景、风情成就了一段千古棋缘。

从上山的第一步起,时刻伴随我们左右的就是松树。在山崖间,在小路旁,在低谷处,在峰峦巅,每一棵松树都倔强地生长着,或匍匐于地,或攀缘于山,或零落于石,或簇拥于林,在迎来送往之间,风度翩翩。"春风杨柳万千条",柳树本来是春天的象征,而王莽岭却恰恰生长着寒柳,这些树每到北风呼号、大雪纷飞之际,正是生机盎然、神态得意之时。寒柳的学名叫中国黄花柳。冰晶裹花蕾,虽没有傲雪寒梅的风姿,却也算是异树奇葩了。四月的王莽岭正是杏花盛开的时节,微风过处,落英缤纷、清香缕缕,送到你的鼻尖,染香你的衣襟,那娇嫩的花瓣,雨润的红姿,让人不忍心去触摸,唯恐惊了她粉红色的梦……

徜徉在春色之境,漫步于神话之间,不觉来到了两座势如斧砍,峰如刀削的深峡前。传说王莽追杀刘秀到此,刘秀孤身只影,穷途末路,情急之下,纵身跳过此峡,而王莽人多势众,却无人能够跳过。刘秀这一跳,摆脱困境,绝处逢生,成就了东汉王朝的汉光武帝。后人叹曰:一个人的成败得失,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只要勇敢跨过,便可获得成功。

回眸那渺渺的绿光,不胜依恋之情。心升得愈高,飘得愈远,不足之感愈浓。当我们飞升起来的时候,就是为了重新降落在大地的怀抱。我们来自人间大地,最后仍然要回到大地人间。

梦醒了。我们的心里仍然充满了幻灭的情思。

行者无疆

□马 强

我向往大漠的空寂,我向往江南的烟雨,我向往雪域的神秘,我向往高山的险峻,我向往天地间一切美好的景物。

我愿做一名行者,一站又一站,一程又一程,不知疲倦地"身向榆关那畔行"。因毛主席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踏上橘子洲头看湘江北去。因崔颢的"白云千载空悠悠",我泛舟烟波江上远望黄鹤楼。因王维的"西出阳关无故人",我又追随昭君的足印选择出塞。

远行,又何必在乎这是文化的力量,还是内心的召唤。

车子奔驰着,黑夜和白天交替,窗外的田野、平原、村庄、绿树、高山、人群一一流水般从眼前划过,看着,看着,我眼睛模糊了,脑子里却清晰拼出一幅幅油画。

向西,向西,车轮转了上千公里,再向西地图上还有茫茫一片。就在这里歇歇吧——沙湖。

沙湖藏身在宁夏的戈壁、荒山、干涸中,那一抹绿,那一湾水,那一片神奇深深刺着我的眼睛。

仅仅是听了一曲《梦里水乡》,江南清远嘹亮的笛声便在耳边久久萦绕,怎么也挥之不去。

不是烟花三月,等不及了,初秋,我也要下江南。烟雨朦胧中,看眼前风起雨动、风停雨落,任雨水轻落面庞、飘洒全身,我醉了,醉在这江南瘦、江南愁中。

什么是风景?

风起风落,云卷云舒,天地总是有大美而不言。云贵高原深处,你从哪个角度看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新疆喀纳斯湖畔,你拿起手中的相机任意拍都是风景。

旅行中,会遇到很多人和事,会遇到美丽的风景,会遇到很多想要或者不想要的东西。有很多时候,意外的惊喜总胜过嘈杂的景点。

黄河壶口瀑布没有让我心动,正失望摇头中,一位头缠毛巾、手牵黄驴的陕北老汉迎面走来。近看,他那张褶皱密布雕塑般的脸庞,写满了黄土高原的沧桑。我凝望着他,黄土高原的面貌从此定格在了我的脑海。

那年夏天来到湖北武当山,我舍弃索道,顺着台阶拾级而上,看古木幽幽,看层林叠嶂,看玄妙空灵,不惜用体力与自然进行对话。至登顶时,眼前是黑压压一片人群,我深深为他们遗憾,匆匆看了几眼便下山了。

这一切,可能一生只会有一次相逢。我总会把去过的地方在地图上标下符号,一个个符号,记录着我的足迹,我的收获,我的感动。

生命的时间是有限的,生命的空间是无限的。我有一颗奔跑的心,我要做的是用有限的时间换取无限的空间。

本社地址:焦作市人民路890号 邮政编码:454001 电话:办公室3935143 总编室8797251 通联部8797372 发行投递公司8797555 报业传媒公司8797222 房产策划营销公司8797333 印务公司3934290 本报员工新闻职业道德监督电话:8797444 全年定价398元 自办发行 广告经营许可证:豫焦工商广字01号 上期本报开印:3:30 印完:5:30 本社印务公司印刷